

關於瀕危漢語方言問題 (曹志耘)

一 漢語方言中有沒有瀕危方言?

1.1 什麼是瀕危方言? 漢語方言中究竟有沒有瀕危方言?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似乎並不明確,或者說並不一致。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什麼是瀕危方言,應當如何判斷瀕危方言。

“瀕危”意為“接近危險的境地”(《現代漢語詞典》),對語言或方言來說即瀕臨消亡。據此理解,漢語方言中無疑存在著並非個別的瀕危現象。

從語言的變化消亡這個角度來看,目前在漢語方言中主要存在兩種類型:突變型和漸變型。突變型,是指弱勢方言在強勢方言的強大衝擊之下,最終徹底放棄弱勢方言,改用強勢方言。突變型變化消亡往往需要經過幾代人才能完成,中間一般還要經過一個弱勢方言與強勢方言並存並用的雙方言的過渡階段。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突變型漢語方言的情況通常是這樣的:老年人只使用弱勢方言;中青年人弱勢方言與強勢方言並用,其中中年人以弱勢方言為主,青年人以強勢方言為主;少兒就基本上只用強勢方言了。漸變型,是指弱勢方言在受到強勢方言的影響和衝擊之下,逐漸磨損、丟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較特殊的成分,同時不斷吸收強勢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語言系統朝著強勢方言的方向發展演變。

我們這裡所說的瀕危漢語方言主要是指處於突變型過程中的方言。不過實際上,漸變型的方言也完全有可能成為瀕危方言,只是這個過程很漫長,一般不易觀察得到。

1.2 瀕危方言與瀕危語

在一些人看來,語言瀕危現象只發生在一些使用人口極少的少數民族語言當中,而漢語方言使用人口多達數億,不可能出現瀕危現象。或者認為某些漢語方言的瀕危以及漢語方言迅速整合趨同的現象,只是漢語內部語言調整和標準化過程中的自然現象,不能與少數民族語言的瀕危相提並論,也用不著大驚小怪。

對於第一種看法,我們認為,跟語言瀕危與否直接相關的因素並不是使用人口的數量,而是使用群體的勢力——儘管這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瀕危語言與弱勢群體相聯繫。漢語方言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概念,內部究竟應該如何劃分,劃分到什麼程度算“一種”方言,現在尚無定論。如果把漢語方言當作是一個整體,或即使按現行的辦法分成10種方言,那麼可以預料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漢語方言不會有“瀕危”之虞。但漢語方言尤其是東南地區漢語方言內部的巨大差異是有目共睹的,所謂“吳語”、“閩語”等等,實際上只能算是“一個方言區”,而不能看作是“一種話”。如果我們可以把吳語區各地的方言看作是“許多種話”的話,那麼馬上就可以看到這些“話”之間人口多寡不一,勢力強弱不等,生命力大小也不同,其中有些“話”已經處於瀕危的狀態或瀕危的邊緣了。當然,我們也承認,在實際操作中,認定瀕危方言比認定瀕危語言要困難得多。

對於第二種看法,我們認為,方言是一定地區人民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和一定地區的地域文化相聯繫的。因此,跟民族語言一樣,一種方言的消亡,就意味著當地人民世代相傳的那種交際和思維工具的永遠喪失,就意味著當地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種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的永遠喪失,也意味著人類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受到嚴重的破壞。因此,瀕危方言現象同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當然,由於漢族各地文化既有差異性,又有統一性,改用其他漢語方言或普通話的人並不至於喪失自己

的民族文化。在這一點上,瀕危方言與瀕危語言有所不同。

1.3 為什麼會有瀕危方言?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不會停止說話。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的方言都具有豐富而完善的表達系統。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這種方言的“用途”越來越少,“作用”越來越小,簡而言之,是因為這種方言“沒用”了。在當今的漢語方言中,方言“沒用”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和嚴重,“沒用”的方言越來越多。事實上,與處於同一境地的那些弱勢的民族語言比起來,弱勢漢語方言的處境更為艱難,這主要是出於以下幾個原因:

(1) 語言政策中對方言缺乏明確的規定,方言的語言地位低。

(2) 使用範圍極為有限,如目前學校、公務、傳媒等正規場合一般不允許使用方言,甚至在不少家庭裡方言的用途也在減少。

(3) 有言無文,無書面語和書面文獻(粵語除外)。

二 瀕危漢語方言的幾種類型

2.1 如上所說,由於漢語方言內部的劃分遠未具體化,要認定哪些方言屬於瀕危方言仍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某地的一種話”或“一種某地的話”是瀕危方言。但瀕危漢語方言的具體數量、分佈情況以及它們的瀕危程度等等,一時還無法描述。在這裡,我們只能大概地歸納一下瀕危漢語方言的類型,並作一些舉例性的說明。

2.2 目前,最顯眼的瀕危方言是那些使用人口較少、處於強勢方言包圍之中的弱勢方言島,例如筆者所接觸過的九姓漁民方言和浙江的一些余話方言島。

九姓漁民是我國舊時的一類賤民。他們以浙江省西部三江交匯的建德市梅城鎮(舊嚴州府府治)為中心,主要分佈在新安江、蘭江、富春江(七裡瀧一段)上,即建德、蘭溪、桐廬一帶。

傳統的九姓漁民在家裡使用船上話,跟當地人交往使用當地方言。今天,真正地道的船上話只有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會說。中年人受當地方言影響很大,常常會不自覺地把當地方言的成分混入船上話。青少年主要生活活動在非九姓漁民社會裡,他們已經說不好船上話了,而且使用船上話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估計再過十來年,船上話就會基本消亡。

絕大部分余族使用一種接近客家話的漢語方言——余話。余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佈在漢人的汪洋大海裡,如今,他們生活、學習、工作都必須與當地漢人打交道,必須學習使用當地的強勢方言。據筆者觀察,現在分佈在浙江省金華、遂昌、雲和等縣的余族的年輕人使用余話的機會已越來越少,在一些余族村青少年已經不學習使用余話了(如金華縣大坑村),在個別余族村已經沒有人會講余話了(如金華縣鴿塢塔村)。如此發展下去,預計這些地區的余話方言島將會逐漸消亡。

2.3 在兩種方言交界的地帶,如果這兩種方言的勢力不均等的話,一般會發生如下的情況:(1) 強勢方言影響、衝擊弱勢方言,弱勢方言向強勢方言靠攏;(2) 弱勢方言萎縮自身的用途和地盤,逐漸被強勢方言所“蠶食”;(3) 弱勢方言的使用者成為弱勢方言和強勢方言雙語使用者,其中在有些情況下會逐漸向強勢方言單語使用者轉變。在官話方言與其他方言交界的地帶,經常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例如原吳語北部與官話交界的地帶

,現在有些(如南京一帶)已經轉變為江淮官話了;在今湘語與官話交界的地帶,有些湘語方言正處於“西南官話化”的過程當中,如湘語西北部的吉淑片的調值很接近西南官話系統,而長沙、衡陽、邵陽、益陽、常德等大城市的湘語(即所謂新湘語)跟西南官話通話更沒有什麼困難。

2.4 在多種方言交錯分佈的地區,由於不同方言之間交往的日趨頻繁,處於弱勢的方言很容易成為瀕危方言。例如在粵北地區,穿插交錯地分佈著土話、客家方言、粵語和西南官話,其中客家方言是當地的地區共同語,粵語分佈在韶關市區等地,是廣東地區的強勢方言,土話則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一些原來通行土話的地區,目前有的(如韶關市區)已經變為客家方言區了;有的則正處於轉變的過程當中,例如韶關市西河鎮向陽村(土話村)的人與外地人交往時都能使用流利的客家方言或粵語,即使在說土話的人內部,年輕人之間基本上也已經不用土話而改用粵語了。(鄭永輝2000)

2.5 在單一方言地區,由於受到普通話的強烈衝擊,一些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出現了突變型的方言變化消亡,這也是瀕危方言的一種類型。例如在浙江淳安、龍遊、遂昌、慶元等縣的縣城,老年人多說當地方言,中青年方言和普通話並用,少年兒童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一般都說普通話,在社會上,政治、文化、商貿等場合已經通用普通話。

三 如何看待瀕危方言?

3.1 方言消亡是大勢所趨

變化是語言的本質特點,漢語方言也不例外。由於社會因素的影響,漢語方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變化趨勢是“趨同”,這主要表現為弱勢方言“趨同”于強勢方言或普通話,也就是朝著消亡的方向發展。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我們應當面對現實,正視現實(所謂“落花流水春去也”),審時度勢,順應潮流。人為強行地“搶救方言”、“保護方言”既不符合絕大多數當事人的意願,也不符合當今語言的自身發展規律,是不現實的。我們應當趁早死了這條心。

3.2 人為干預不可缺少

方言消亡不可避免地將會在政治、心理、社會、文化、語言等方面帶來各種消極的後果。(曹志耘1999)因此,儘管語言變化的潮流是無可阻擋的,但面對瀕危方言現象和方言走向消亡的形勢,我們並不能袖手旁觀,放任自流。相反地,我們應該積極干預,而且也可以有所作為。當然,這裡所說的“干預”不是指那種簡單化的“搶救”或“保護”,而是指在順應潮流的前提下,以理性的眼光去審視方言變化,並引導方言變化的進程,以盡可能地減弱方言消亡所帶來的消極後果。

我們認為,對瀕危方言現象進行人為干預,是語言學家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麼呢?

(1) 文化生態自控能力有限。語言是文化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人是文化生態的主體,人為因素在文化生態系統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文化生態系統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達到協調平衡,在文化生態系統的調整過程中,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對系統的調整進行強有力的人為干預,以使其朝著有利於民族社會繁榮穩定的方向發展。

(2) 在語言替換的過程中,語言的工具性往往會掩蓋語言的其他特性。語言是交際工具,但絕不僅僅是交際工具。古今中外的語言替換事實一再證明,人們在進行語言選擇時,由於缺乏遠見,往往只看到其工具性,而忽視語言的其他特性如人文性。

(3) 語言是不可再生的。一種語言或方言一旦消亡,便永遠消亡,不可再生,也是人力

所無法挽救的。這跟自然環境不同,某些自然生態環境被污染了或被破壞了,日後還可以設法治理。因此,在發生語言替換的時候,作為語言的使用者——人,應該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作出恰當的反應。

四 對策和措施

4.1 大聲呼籲,引起重視

應在適當的場合(如學術領域、文化領域)充分說明我國瀕危漢語方言的狀況及其問題的嚴重性,以引起有關政府部門和人士的關注和重視。在這種呼籲中,除了說明保護、發展瀕危語言的一般意義外,還應當強調妥善處理瀕危漢語方言現象的特殊意義:

(1) 漢語方言分佈地域廣闊,使用人口眾多,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直接關係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問題。

(2) 從語言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說,漢語方言歷史悠久,豐富多采,與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相比,其中某些大方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具有相當於語言甚至語支的地位,漢語方言是我國也是全人類語言文化的寶貴財富。

此外,保護和發展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已經成為聯合國和世界各國、各地區普遍重視的問題,我國要建設成為一個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各民族各地區和睦相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緊跟世界步伐,在保護和發展人類語言文化的多樣性方面作出我們特有的貢獻。

當然,必須明確的一點是,這裡所說的“呼籲”絕不是意味著要與我國現行的語言政策相對立,相反,是要在現行語言政策的指導下,更進一步地做好語文工作。

4.2 開展瀕危方言調查和資料搶救工作

國內外都已經對瀕危語言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但我國瀕危漢語方言的現狀,迄今尚未有人做過調查。目前急需對全國乃至分佈在國外的瀕危漢語方言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普查工作,盡可能地搶救原始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理論研究,以便掌握情況,認清形勢,採取相應的措施。

此外,既帶有搶救性,又帶有基礎建設性質的工作還有: (1) 漢語方言使用情況調查。

(2) 編制《漢語方言地圖集》。

(3) 編寫《漢語方言資料集》。

(4) 建立《漢語方言語料庫》。

(5) 建立《漢語方言錄音資料庫》。

(6) 建立《漢語方言錄相資料庫》。

這是漢語方言學界目前最緊迫的工作。

4.3 建議採取的具體措施

(1) 在語言政策中明確方言的地位和作用。我國一直缺乏比較明確的有關對漢語方言的政策。許嘉璐同志1997年12月23日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推普不是要消滅方言,方言在不少場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價值”,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漢語方言的比較具有針對性的一句話。建議在有關的語言政策中,進一步明確地體現漢語方言在我國語言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2) 在適當程度上開放方言的使用範圍,使用是最好的保護和發展。如在電視、廣播中播放地方曲藝,在文學創作中使用方言或創作方言文學,在文化教育中進行有關的

鄉土教學(如介紹當地方言概況,分析當地方言裡的俗語、諺語、歇後語等),等等。

(3) 把瀕危方言和已經消亡的方言納入文化遺產的範疇進行保護和開發,例如開發方言藝術旅遊,出版方言文藝光碟,建立方言網站,等等。這是文化、旅遊、工商界所能做的事情。

據鄧玉榮先生告知,廣西賀州有一個村子,原來使用平話方言,後來客家人湧入該地,因此不得不放棄母語而改說客家方言,現在只是在祭拜祖先的時候仍然使用母語。漢語方言最終會不會成為一種只在宗教場合使用的語言,今天自然無法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已經到了對漢語方言中的瀕危現象加以關注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簡•愛切生1997 《語言的變化:進步還是退化?》,徐家禎譯,語文出版社。

曹志耘1999 生存還是消亡:漢語方言面臨的抉擇,載《世紀之交的中國應用語言學》,華語教學出版社。

鄺永輝2000 粵北虱婆聲土話區的語言生活,粵北土話及周邊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廣東韶關。

曹志耘：漢語方言：一體化還是多樣性？

提要 漢語方言歷史悠久，豐富多彩，是中國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構成中國語言文化多樣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當代全球化大背景下，漢語方言正在迅速走向一體化。漢語方言的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在這個過程中，將會出現各種矛盾和挑戰。語言多樣性思想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文章提出，方言應該在接受語言一體化的前提下，在語言多樣性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發揮積極的作用。

關鍵字 漢語方言；瀕危方言；語言政策；多樣性

一 引言

關於漢語方言的現狀和生存問題，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以及各級領導、社會大眾越來越多的關注。（曹志耘2001、2005，錢乃榮2005，李宇明2005a、2005b）但迄今為止尚未形成共識，更缺乏實際行動。因此，本文在筆者近幾年的理論思考和實際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以期引起更深入、更理性的討論和更實際的行動。

曹志耘（1999）指出，二十世紀漢語方言的發展變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具有劇烈性、加速度、由漸變到突變的特點，從地域的角度來看，具有多層向心、城市方言島、城市漸變農村突變的特點。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漢語方言的發展變化變得更加迅速和深刻。概括地看，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漢語方言的發展變化具有以下特點：

（1）整體勢力進一步萎縮，逐漸讓位於普通話。

（2）強勢方言（包括強勢的地區方言和地點方言，前者如粵語、吳語、閩語，後者如廣州話、上海話、廈門話）在與普通話“並存分用”的模式下生存，二者將長期處於一種角力和競爭的關係之中，但從長遠來看，強勢方言的勢力呈不斷萎縮的趨勢。

（3）弱勢方言（包括弱勢的地區方言和地點方言，前者如廣西平話、粵北土話、湘南土話、湘西鄉話，後者如各地的方言島、“賤民”方言、澳門土生粵語）迅速萎縮和衰亡，被當地強勢方言覆蓋，方言版圖將被大面積整合成為若干種強勢方言。

（4）各地方言的自創性演變（自我演變）逐漸停止下來，而改為以普通話或強勢方言為方向的演變。在此過程中，各地方言將發展為“帶普通話特色的方言”或“帶強勢方言特色的方言”。這跟“帶方言特色的普通話”（俗稱“地方普通話”）不同，後者是在推廣普通話過程中產生的語言現象。

二 語言一體化

2.1 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現象呢？首先，任何時代的語言都不會靜止不變，跟語言一樣，方言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其次，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語言作為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深切地經受了社會政治背景變化對它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衝擊。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漢語方言萎縮、衰亡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

2.2 一體化是大勢所趨

全球化肇始於經濟的一體化，但它不僅僅是經濟的一體化，或者說它的影響不會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迄今為止，全球化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但同時也已經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教育、資訊等方面。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它對人類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將會越來越深刻。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

全球化在一個國家的翻版是全國化。在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全國化變革。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在投資、貿易、上學、工作、婚姻方面，在飲食、服飾、建

築、風俗、藝術以及語言方面，無不正在迅速走向一體化。

語言一體化是指不同語言或不同方言或者不同次方言的趨同、合一現象。我國語言一體化的主要表現有普通話國語化（把普通話獨尊為全民共同語，現稱作“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普及化（在全國各地推廣普及普通話），在漢語方言方面，則表現為上節所述的一些特點。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自覺地進入了語言一體化的進程：

1911年，清政府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開展審定國語標準等工作。

1913年，北洋政府的讀音統一會議定了漢字的國定讀音（即“老國音”）。

1919年，又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出版了《國音字典》。

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北京語音作為國音的標準（即“新國音”）。

這個時期的制定標準並推廣共同語的工作被稱作“國語統一運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推廣共同語上升為一項重要的國策，由政府組織進行大力推行：

1955年，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了普通話的標準。

1956年，國務院專門發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同時還成立了中央和各地的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進了“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文。

2000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進一步明確“國家推廣普通話”的政策和措施。

……

在古代，南方方言使用者被稱為“南蠻鳩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今天，南方方言有時依然被譏為“鳥語”。長期以來，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方言及其使用者是低人一等的，甚至被視為愚昧和野蠻的象徵。在今天全國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方言更是成為接觸和掌握新知識、與外界交往、融入主流社會的障礙，方言的致命缺陷首次在實用的層面上徹底地暴露出來。在這種形勢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漢語方言尤其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方言被迫無奈地迅速走上劇變、萎縮和衰亡之路。漢語的一體化是大勢所趨。

2.3 一體化的挑戰

全球化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也伴生出各種各樣的弊端。在全球化風暴席捲全球的同時，反全球化的聲浪也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當今世界，已經形成了兩種完全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世界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後者表現為各種宗教、土著、本土、種族及民族主義運動，他們竭力主張保持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

一體化必然要損害多樣性，一體化必然要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在語言上亦莫能外。對語言和方言多樣性的損害，對弱勢群體語言權益和利益的損害，是伴隨語言一體化而出現的兩大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語言一體化的進程中，方言主義（指方言上的“原教旨主義”）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一股反對力量，極端的方言主義甚至會引發政治問題和社會動盪。在當今的中國，方言主義尚未對語言一體化乃至經濟、政治、文化的全國化構成足夠的阻礙或威脅。但方言主義是一種“活力”，它會隨著政治氣候、經濟文化發展水準等因素的變化而起伏變化。如何妥善處理語言一體化和方言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三 語言多樣性

解決之道何在？筆者認為就是語言多樣性思想。

3.1 多樣性思想

200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1條指出：

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

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

第6條中又進一步指出：“語言多元化……是文化多樣性的可靠保證”。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國際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現已被國家列入文化立法十年規劃重點專案。在當今世界，文化多樣性的思想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載體，文化多樣性自然包括語言多樣性。

1997年12月23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首次提到了語言“多樣化”問題：

要尊重語言文字自身發展規律，因勢利導，積極做促進工作。語言文字的發展變化和相對穩定是其內在特性，開展規範化、標準化工作是語言文字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放任自流，無所作為；也不能簡單化，“一刀切”，搞純而又純。尊重語言文字自身發展規律，還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語言文字主體化和多樣化之間的關係。比如，推廣普通話，促使公民普遍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並在必要的場合自覺使用普通話，這是堅持主體化原則；推普不是要消滅方言，方言在不少場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價值，這是貫徹多樣化原則。（許嘉璐1998：6）

2004年7月26日，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楊光在2004年國際世界語大會上的發言《人類文明的目標與狀態：語言文化的平等與多樣化》（楊光2004）則首次全面闡述了我國政府關於語言文化的平等與多樣化問題的觀點。楊光呼籲“經濟的全球化與文化的多樣化應當得到統一和協調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推動語言文化的平等和多样化”，承諾中國“在人類文化和語言多樣性保護方面，負有重要責任”。在談到方言問題時，楊光指出：

不少方言彼此間不能互通，存在著嚴重的語言隔閡和語言障礙，這種狀況對發展經濟，建設現代化是不利的，需要大力推行、積極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但是，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礎，比如中國數百種地方戲曲和說唱藝術形式都是以當地方言為依託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情結，具有相當的使用價值和文化價值。因此，普及普通話，不是要消滅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說方言的同時，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從而在語言的社會應用中實現語言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和諧統一。

目前，推普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在重方言地區、特別是偏遠農村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普及普通話仍然任重道遠。我們將在保護、發展各少數民族語言，處理好漢語方言問題的前提下，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爭取在10 - 20年的時間內，基本普及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通用語言。

2005年7月22日，許嘉璐副委員長在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閉幕式上講話時又指出：

人類的歷史經驗早已經證明，世界只有語言多樣，文化多元，不同語言和文化間的交流暢通，才談得上世界的穩定與和平。^①

2005年11月，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在接受《語言文字週報》採訪時，對語言方言的多樣性、瀕危及保護等問題作了更為透徹和精闢的闡述。他指出：

一種語言的消失，就將意味著人類一種文化的失落。人類的文化發展需要多樣性，需要不同的文化基因。因為文化基因是保存在語言裡的，如果語言喪失了，人類文化基因庫就必將喪失很多基因。過多文化基因的喪失，對人類將是一場災難。

建立和諧的語言生活，首先要對語言多樣性有充分的認識。要尊重各民族的語言，要尊重各種方言，包括尊重繁體字等歷史上的文字，因為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李宇明2005a）

2005年12月12日，李宇明司長在第四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了《保護語言的多樣性》的報告，分別從“語言資源觀”、“人類語言面臨災難”和“保護語言多樣性的對策”三個方面闡述了我國語言的現狀以及應採取的語言觀和對策。（李宇明2005b）

由此可見，語言多樣性思想已經成為我國政府在語言工作方面的基本思想之一。方言的使用價值、文化價值甚至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官方肯定，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有了更科學更明確的表述，在某些情況下，漢語方言上升到與少數民族語言相提並論的高度。這些都是我國語言政策的具有歷史意

義的重大變化。

3.2 多樣性思想與方言的地位和作用

多樣性思想的提出，固然是為了牽制一體化。但從根本上看，多樣性是一種自然生態，也是一種最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狀態。對人類和自然界來說，多樣性是不容削弱和改變的發展方向。

我國語言（或者說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無疑需要漢語以及各少數民族語言、普通話以及各漢語方言的共同參與，和諧發展。就方言來說，漢語方言歷史悠久，豐富多彩，是中國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構成中國語言文化多樣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維護我國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就必須正確地對待方言，合理地利用方言，健康地發展方言。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在語言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方言主義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如果不顧全國化、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以強烈的地方主義思想和情緒，盲目鼓吹方言主義，甚至與語言一體化相抵抗，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體化還是多樣性？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極端的語言一體化違背了語言文化多樣性的原則，是不可取的。而盲目的方言主義逆歷史潮流而動，也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筆者認為，答案既不是簡單的一體化，也不是簡單的多樣性。一體化與多樣性固然有其天然對立的一面，但從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來看，一體化和多樣性之間仍然存在相互補充、和諧共處的可能性，更存在必要性。一體化應該是包含多樣性的一體化，多樣性應該是一體化進程中的多樣性。就語言來說，語言的一體化是包含語言多樣性的一體化，語言的多樣性是語言一體化進程中的多樣性。一體化和多樣性之間的這種關係，可以概括為中國哲學中的“和而不同”。

筆者的結論是，在一體化已經成為歷史潮流，在多樣性思想已經成為人類共識的情況下，方言應該在接受語言一體化的前提下，在語言多樣性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發揮積極的作用。

3.3 行動計劃

“如何進行民族語言和方言的保護，並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對此我們必須重視，必須進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在工業化進程中導致很多語言與方言的消失，給人類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過失。”（李宇明2005a）漢語方言如何“在接受語言一體化的前提下，在語言多樣性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發揮積極的作用”呢？這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但更是一個迫切的實踐問題。在這個問題面前，有關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大眾傳媒都應該在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指導下，團結合作，積極行動，以無愧於歷史。以下是筆者認為迫切需要付諸行動的工作。

（1）明確語言政策。李宇明（2005a）指出：“現在應該繼續通過有意識地調整語言政策，使我們的語言生活更和諧，從而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的人民更好地和睦相處。”跟其他政策法規一樣，語言政策也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近幾年來，有關領導人已經提出了不少積極正確的觀念和構想，為了更好地落實這些觀念和構想，有必要在有關的政策法規中進一步加以明確。例如，在有關的法律檔中寫入維護語言多樣性的內容，在提倡語言一體化的同時，明確地提倡語言多樣性，使一體化和多樣性成為我國語言政策中同等重要的兩個方面。

（2）建立相應機構。例如方言多樣性研究機構、瀕危方言基金會、方言博物館等，目前我國在這方面仍是一片空白，遠遠落後於一些西方國家。

（3）開展學術研究。包括對方言多樣性、弱勢及瀕危方言的理論研究，對眾多傳統方言、弱勢方言、瀕危方言的搶記和保存（仿照對文物的“搶救性發掘”的說法，可以叫做“搶救性調查”，但不是“保護”，更不是“保衛”），就漢語方言的現狀來說，後者更是當務之急。目前正在進行的“中國瀕危語言方言調查與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張振興主持）、“漢語方言地圖集”（曹志耘主持）等研究項目就是我們的具體行動。

李宇明（2005a）指出：“從現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來看，語言消失、瀕危、衰落是無法阻擋的，但我們並不甘於坐視這些人類寶貴財富的消失，要盡可能維護世界語言的多樣性。對那些已經無法延續其生命的語言，要抓緊時間調查、記錄，做好保存的工作；對那些還能夠生存下來的語言，我們要儘量讓新一代人去學習，進行語言搶救與保護工作。”筆者認為，漢語方言的搶記和保存（搶救性調查）工作是一項極為龐大的系統工程，應當由政府部門統一籌畫，組織實施。

（4）加強輿論宣傳。通過各種方式向社會和廣大群眾宣傳語言一體化和多樣性的關係，宣傳語言多樣

性的政策和思想，使之深入人心，如能做到這一點，必將為漢語方言的健康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動力。

附注

①轉引自中國語言文字網2005年7月25日發佈的《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閉幕，中國將推動對外漢語教學》。

參考文獻

曹志耘1999 二十世紀漢語方言的發展變化——歷史和地域的角度，[日本]《中國語學研究·開篇》第19期。

曹志耘2001 關於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曹志耘2005 論方言島的形成和消亡——以吳徽語區為例，《語言研究》第4期。

李宇明2005a 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訪談，記者夏莉、張雪蓮），《語言文字週報》2005年11月9日。（轉引自上海中小學教育網教育論壇專欄，2005年11月14日）

李宇明2005b 保護語言的多樣性，第四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5年12月12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31屆會議通過。

錢乃榮2005 論語言的多樣性和“規範化”，《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

許嘉璐1998 開拓語言文字工作新局面，為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服務，《語文建設》第2期。

楊光2004 人類文明的目標與狀態：語言文化的平等與多樣化，中國語言文字網2004年7月26日發佈。

于根元、施春宏1998 主體化和多樣化相結合，《語文建設》第6期。

原載《語言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1期

轉自走過田野 漢語方言文化網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